

貴州報道 / 文化地理專欄 / 之一

如果說，人類文明的記憶往往始於一條古老的河流，那麼，都柳江，這條橫跨黔南、黔東南，夾峙在雷公山和月亮山之間的河流，可以作為我們關於貴州這片奇異山水的記憶之門。
關於貴州的人文地理，我們的講述從這裡開始。

都柳江的歌唱與書寫

發刊詞——

神奇地理 千島文化

本期開始，本報陸續推出「貴州文化地理」系列專刊。

放在全球、全國背景下，大致可以說，貴州地理環境奇特，文化生態多樣豐富、別具一格。

貴州是一個多民族的省份，生活着49個民族，少數民族眾多。由於高山阻隔，河谷深切，形成了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，古樸的文化傳統和生活習慣得以完好地保存下來。民族與民族、村寨與村寨之間，生活方式、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是那樣的不一，就像一座座風格各異的文化孤島，在每座孤島中，都隱藏着各具特色的心靈世界，蘊含着千百年的歷史隱秘和鮮為人知的故事。

工業化迅速發展的今天，許多古老文明都已消失或者淹沒在現代潮流之中，而貴州卻依然存在着一片文化生態的淨土，為人類留下了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，成為研究人類文明進程的一片有特殊意義的地方。

我們試着以人文關懷的視角，去回顧梳理貴州漫長的歷史變遷，去觀察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巨大潮流的席捲之下，鄉村和城市個體的命運起伏。

我們願意集合更多的觀點來思考，在發展鄉村經濟的同時，如何保護傳統文化？

我們期待延伸這些對話：關於鄉村、城市的，關於現代、傳統的，關於保護、開發的，關於心靈、關於生態、關於多元或趨同。

水書先生



■水書先生與水書。

八蒙水寨，幾百年歷史，一個有90餘戶人家近500人的村落，坐落在都柳江畔，從月亮山流出來的八蒙河在此與它交匯。

八蒙的「水書先生」潘金四四十來歲，從小聰明伶俐。12歲上小學四年級時，父親把他送到姨父那裡學習「水書」。水書是水家遠祖傳下來的秘籍，水族婚嫁、喪葬、出行、動土、生產、祭祀……事無鉅細都要從水書看卦象，以求驅魔避鬼、禳災解禍。水書因此成為水家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的依托。

水書是用一種特殊的文字寫成的，這種文字很古老，結合了漢字和象形的圖畫共同構成，取漢字的子丑寅卯甲乙丙丁等天干地支一組，反面而用，因而又有「反書」之稱，同時輔以四百多個像形圖樣，「反書」的天干地支可以計算水歷與時辰，而圖畫又能活靈活現地表達各種生活事象及其吉凶禍福。或許是為了遷徙的方便，千百年來，「水書」和水族古文字都是手抄傳承，一般是通過兩種方式，即祖傳和選擇徒弟傳授。無論是哪一種，都只傳男性，不傳女性。

在水家，只有水書先生通曉水書，是唯一「能與鬼神對話的人」。水書的文字符號體系獨特，文本不能獨立表達意義，而要依靠有師承關係的水書先生，即能看懂讀通和會使用水書的「祭師」（全部為男性），根據水書所載相關條目、結合口傳內容做出解釋才具有意義，因此水書先生在村寨中總是受到特別的敬重，被稱為「鬼師」或「師人」。

曾經，「水書」被視為「迷信」、「鬼書」，而慘遭劫難，不少明清時期抄寫的「水書」被焚燒。「水書先生」為求自保，將水書燒燬，還有的把水書埋在土裡或藏在山洞裡。所幸，仍有許多非常執着的「水書先生」，一代傳一代地保存，使其得以流傳至今。

國家有關部門已將水書列入「國家重點歷史文獻遺產工程」進行搶救和保護，並將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為「世界記憶遺產名錄」。

潘金四到底沒做成真正的水書先生。初中畢業，他考上中專，讀了三年，回到鄉里做了一個公務員。公務員是不能做水書先生的。但水書裡學到的東西，仍然使得他成為家族中各種生活和儀式的主持人。他也樂意人家稱呼他為水書先生。



■都柳江畔巨洞侗寨——圖中侗寨毀於2005年火災，後重建。

江上侗歌

江上侗歌的被發現，很偶然。

位於從江縣中部的巨洞，背靠莽莽青山，腳抵滔滔都柳江，321國道在對岸的山麓間延伸。

全村207戶人家依山而居，吊腳樓鱗次櫛比。家家都有小木船。每當節日喜慶，他們把幾隻小船綁在一起，鋪上木板，使之形成一個個浮動的舞台。身着盛裝的青年男女坐在上面彈琵琶唱侗歌，迎送賓客。

2003年初春的一天，中國科學院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、原國家旅遊局規劃發展與財務司司長魏小安，帶着一些專家

到貴州考察旅遊，沿着都柳江畔驅車來到傳洞碼頭，一群姑娘、羅漢（侗族對小伙子的稱謂），將專家請到江邊的木船上。此時正是初春的季節，兩岸的山巒正綠，船在靜靜的江水上劃過。一位姑娘的歌聲打破沉靜，在江面上響起來：

正月二月燕子來（哎）
三月四月來個蟬蟲飛 街上（嘛）……
其他姑娘們的和聲隨之而起：
吉嘯 吉吉嘯 吉戲誼 哎哎嘯 吉戲衣 嘿衣 嘿嘯……
歌聲讓專家們如醉如癡，久久回不過神

來：「江上侗歌太美了」。魏小安更是感慨不已：「江上侗歌，給了我一個全新的體驗，這種體驗終身難忘」。

巨洞人特別推崇侗族大歌和琵琶歌。巨洞的侗族大歌是南部侗族地區「八洞大歌」的主唱腔調，男音雄渾壯闊，鏗鏘有力，震撼山谷；女聲悠揚婉轉，細膩如泉，蟬鳴戀春。難怪專家將巨洞定位為都柳江河邊文化（又稱八洞文化）的中心地，巨洞侗族大歌是「八洞大歌」的主腔調，是河邊大歌唯一僅存的古樓對歌。

上世紀起，這裡一直是都柳江流域侗族歌與舞的集散地。在那個年代裡，他們就已組建了自己的歌班、戲歌。把他們對生活、對大自然的一點一滴的愛慕之情，編寫成歌、編寫成戲，廣為傳唱，敘述着「飯

養身、歌養心」這個生存最樸素的道理。

親臨巨洞，聽過江上侗歌的專家們，就此念念不忘了。江上侗歌被掛在他們嘴上，講貴州文化、講貴州旅遊，必然講到江上侗歌。更多的文化研究者蜂湧而至。因為江上侗歌，巨洞幾乎一夜成名。曾經困惑他們的「人家不知道我們」的問題，似乎迎刃而解了。僅僅幾個月的時間，巨洞就迎來了許多遊客。

巨洞人最會種植碰柑，他們的碰柑個大皮黃，甜得掉牙，進嘴就化。從江縣每年舉行碰柑比賽，巨洞總是拿第一。巨洞碰柑年年豐收，豐收的時候，山似的碰柑堆在江邊的卵石灘上，巨洞人就焦急不安，外面的商人來得少，常有賣不出去的時候，只好眼睜睜看着碰柑爛在江邊，拿去餵豬，豬也吃不了。為此，巨洞人很盼望旅遊開發。辦個碰柑旅遊節，又吃碰柑又唱侗歌又有錢賺，該多好哇！搞旅遊開發成了巨洞人最大的心願。如今，這個心願也因為江上侗歌而實現。

那時，巨洞人每天都劃着小船到都柳江上游去迎接客人，提供包括餐飲、住宿、衛生、導遊等各種服務。然而巨洞人在把他們的侗歌、真誠、熱情、質樸獻給外面世界的時候，外來的商業規則也會衝擊着他們的生活方式與觀念。如何在享用巨洞人文化的同時，又能保護這種文化？世界旅遊組織的一個調查說，在世界文化遺產旅遊目的地中，至今還沒有一個成功的保護案例。因此，這個世界性的難題今天也擺在了寧靜的、正在開放的都柳江沿岸的各個村寨的面前。

似乎是為了印證，兩年後的2005年9月，由於當地人用火不善，造成特大火災。近百棟有百年歷史的侗族吊腳樓被燒燬，曾經美麗的侗寨，如今已經只剩下梯田般的一層層的房基。由於吊腳樓都是木結構，你看不到火災後的斷壁殘垣。如此美麗的地方竟然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今天，巨洞重建，江上侗歌作為旅遊項目，也還會唱起來。但是柳江邊的每一位行人，置身漂蕩江上的木筏時，看到江對面的那片廢墟，在惋惜、痛心之外，如果沒有一點保護的警醒，貴州這樣一些美麗的地方就難免會消亡。

盧燕回家

為「糯米仔」。寨子人的眼裡，盧燕只有兩個身份：盧燕奶奶和盧燕媽媽。大家挨着她坐，唱歌給她聽。盧燕感覺好像回家一樣。

為歌聲所迷，鼓樓下，圍着篝火，盧燕媽媽和侗族歌師們度過了整整一夜：在都柳江畔車江三寶侗寨的千年古榕樹下，楊秀珠、楊秀梅與她們的歌師媽媽一起，演唱了來自宰灣侗寨的大歌。她們的歌聲曾經漂洋過海，去過巴黎和布列塔尼……

侗族大歌多聲部和聲，從森林、鳥兒、蟬、蛙等習得那種音律的靈性，如天籟一般。侗族被稱為「歌的民族」。他們創造了一種「以歌來教育子女，傳承文化的優美而獨特的方式」。侗族的孩子從兩三歲

的時候起，就要到歌師家學唱歌，到十六七歲便完成了一個侗族人的全部教育。大歌把本族人凝聚成和諧和睦的群體，創造了這一舉世聞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。無論山外的世界發生了多大的變化，這裡的同胞們似乎仍然過着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生活，怡然自得，與世無爭。

很明顯，盧燕太喜歡這裡的寧靜，環境的寧靜和同胞們心靈的寧靜。

好幾次，她清晨坐在小院裡，微閉雙眼沉默不語，空氣中瀰漫着一絲絲清甜，沒有人知道她那一刻的思緒，我猜，是在享受這小寨遺世獨立的寧靜氣息吧。

盧燕從小受中國文化浸染，又在西方文化影響下成長，中國和世界，東方與西方，



■香糯禾和「糯米仔」

肯定有很多的不同。她卻在這詩情畫意的都柳江畔，找到了人類共通的感受：親切。她說：「我印象最深的是這裡的人的生活，他們好快樂，由衷的快樂！你看，他們的生活雖然簡單，但是很淳樸、很滿足，不浮躁。我感覺好像回家了一樣，所有的人都親切。」

盧燕，著名旅美華裔電影人，奧斯卡電影金像獎華裔終身評委，曾三次獲得台灣金馬獎，並獲得了聯合國國際和平藝術獎。

這樣的區域在世界上已經很少了

橫跨黔南、黔東南兩個行政區域，都柳江夾峙在雷公山和月亮山之間。這裡曾是古特提斯海的一部分，經歷了漫長的海浸歷史。在五陵旋回運動和喜馬拉雅造山運動之後，特提斯海神秘消失，喜馬拉雅漸漸隆起，都柳江流域成為它最邊緣的地帶。在她的南部，是著名的荔波茂蘭喀斯特原始森林，也是地球同緯度上唯一的喀斯特原始森林。

雷公山是苗嶺山脈的最高峰，主峰海拔2178.8米，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，也是千里苗疆的核心區。

雷公山有上千種鳥類，溫潤的氣候和豐富的水系，植物獲得旺盛的生機，雷公山還有許多古老的孑遺物種和珍稀動植物，雷公山也因此成為聯合國「人與自然」保護圈的核心地區之一。

月亮山位於黔東南自治州的榕江、從江以及黔南自治州的荔波、三都四縣交界處。這裡山高谷深，莽莽蒼蒼的原始森林綿延數百里，覆蓋着黨送坡、孔明塘坡等十幾座海拔高度在千米以上的高峰。「站在山頂上，伸手可以摘月亮哩」，月亮山因此而得名。

山地之間，無數條溪流匯入都柳江。從

黔南的三都縣起步時還很瘦弱，在她緩緩流到榕江，與來自雷公山的兩大支流——寨蒿河和平水河匯合時，都柳江恢弘的身體才開始形成。然後她轉身向南，經從江入廣西，進入珠江水系的下游，一路奔向大海。

都柳江是一條紐帶，連接起幾個民族文化圈：在她的東南部是黎平、榕江和從江

為中心的侗族文化區；在她的北面，是以雷公山為標誌的苗族文化圈；在她的南面，是水族文化圈；水族文化圈的外緣又連接着布依族文化圈。而瑤族作為以「趕山吃飯」採集狩獵為主的民族，則在山脊上不斷遷徙，錯落點綴在上面幾個文化圈中。

於是，都柳江流域便構成了一個多民族

的、多樣化的文化生態空間，一個自然與人和諧交往的區域，今天這樣的區域在世界上已經很少了。

本期專欄作者：張曉松 陳竹
文字助理：馬鋼
圖片：楊勝明 盧現藝
責任編輯：蘇文華



■貴州高原喀斯特山地